

## 綠島寄情

陳宣甫

夜 黑月明，透徹的思念懸泛於黯藍之海。是這樣在綠島的一個晚上。

朋友們已睡去，聽說明天一早便要搭船回台東。我想，與其浪費在深沈的眠夢，不如偷它一個夜來得實在。

略略加了件外套，輕輕帶上了門，悄悄踮著腳步走下樓梯，插上鑰匙，發動機車，往黑暗中奔馳。沒什麼，只是微覺孤獨，畢竟我是一個人。

海風拂起，從千里之遙的海面，不禁感到有點寒冷。

樹影不住向後倒退，幽幽消失在不復回頭的視線，一片不可知的漆黑吞噬了一切；總是逝去得太快。

妳坐在後面嗎？脖子似乎察覺到妳頑皮尋伺的氣息，不，妳沒來，是我想得太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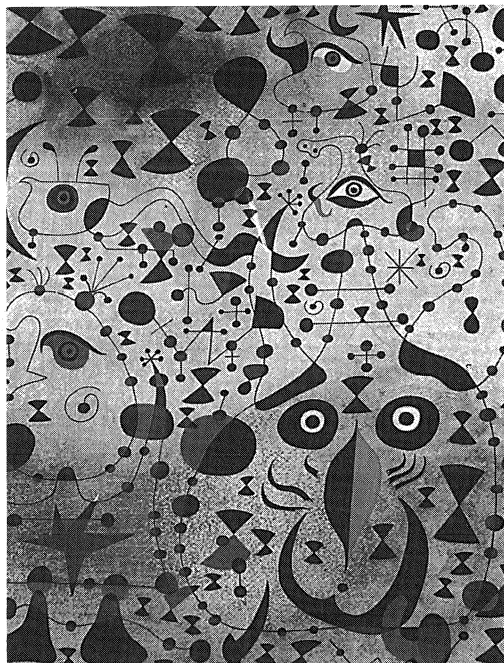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黑夜也有深度，而且顯得更撩人，當雙眼注視著山裡黝黝的空無時，才恍然驚覺其中也許有更大更神秘的私密心情，正透過貪婪的眼窺視著我。

它們了解我的心情嗎？大概吧！但我多希望洞察我的不是它們，而是你。

這一路疾駛而來，除了心裡的自言自語外，就聽不到任何人的聲音了，只剩群樹搖擺和海浪嘲笑陸地的聲音。不過當我更專心一點，還可聽到六月地球轉動的聲音，多奇妙啊！這一刻，我以為所有的世界都寧靜而自足的端坐在我盈盈指尖之上。

晃盪夠久，找個平台歇息。熄了機車的火，便爬上平台，眺望大海。

平台與海間連綿著一片矮小綠色，隨海風姿意狂舞，原來連雜草的生



命都如此豐富，我有點慚愧。

也許思念能多增加一些生命的彩度吧！

這綠島的夜，我該怎麼度過。

巨大的海洋藏著無數秘密，卻沒有一個能和圍繞綠島的海洋相比，也許是座孤立島嶼的緣故！我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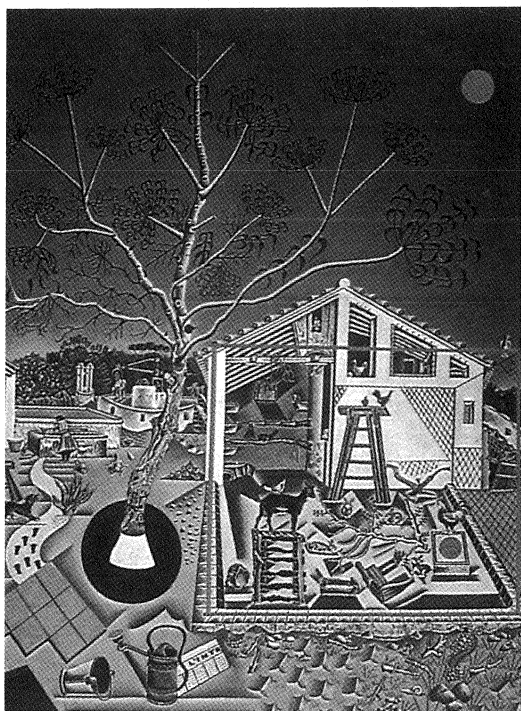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孤立，因為難覓，所以獨一無二。在這個既荒涼又隔離的島嶼，孤獨的人想著對你的愛戀。也許我要這樣度過在綠島的這一晚，靠著不會實現的思念。

太濫情了，或許我該準備一枝小左輪，對著胸口，靜靜扣下板機，然後當一無所知的子彈穿透我寂寞的心臟時，所有眷戀遐想都變成了這孤島上一具無名的屍體，裝載一些殘餘的痴夢，被島上的飛鳥盡情啖食。想到這裡，覺得自己好慘。其實結局可以好一點的，那就是子彈射偏，轉了個彎，把腦子裡儲存記憶的地方打壞，那麼我會心甘情願忘記你和很多事情，變成失去記憶的病人，老死在這孤立的島上。

還是太樂觀了，夜仍舊很黑。我想起了尼采的一句話：「白晝的光，如何能夠了解夜晚的深度呢？」

其實打從今天早上來到綠島，便一直想將這裡看到的美景藉著海風傳送，說給你聽。可是也許你聽不到，因為此地光是離最近的台東，就有十八公里，更何況你遠在台北，只怕風再快，也追不上你急欲逃離的耳朵和身影。

我一直強調這個地方的荒涼冷清，卻忘了告訴你此處豐富多變的另一面。綠島的海岸線呈現出的特色迥異



於其他地方，大概是我看過的海仍不過多，要不然就是不習慣單獨看海的緣故。東南邊的斷岸，高拔冷峻，岸下的海浪奔騰激盪，沖蝕著岸邊嶙峋的礁石。我習慣在六月的斷岸上駐足，凝視你的漠然偶立。你的裙襬衣角在海面上游移。我願是礁石，你便是無情的大浪。當你洶湧而至，淹沒我的千瘡百孔，然後慢慢放進我的相思，你的離愁。

西南邊是一脈綿延不見盡頭的沙岸，連接著海。海溫柔地吞吐，輕柔摩挲負載深情的沙粒。從清晨到子夜，由深夜到黎明，在不同潮浪的高度下訴說不同的回憶，我在沙灘上傾聽遙遠海面另一邊傳來你的聲音。美好的懷想是金黃的沙粒，攫取一把，揚撒在湛藍海面，變成點點藍光，投影於心。

現在是晚上十二點，我站在島上西北邊的一個小平台。我想告訴你，這邊的晚上有很多星星。流星出現的頻率是每二十分鐘一次，只不過不知道它有沒有聽到我的願望。星星很亮，夜空很美，風很涼，可惜你不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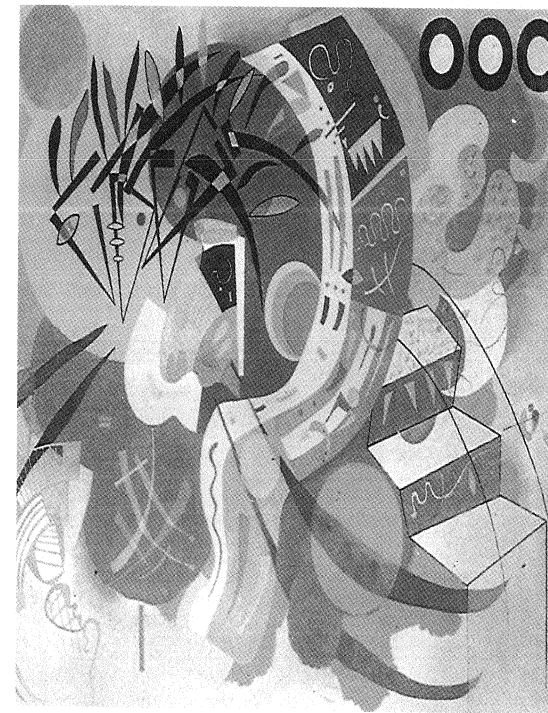
海的聲音很好聽，空氣很新鮮，草地很柔軟，你現在正在做什麼呢？

這裡有好多花，不論是叫得出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，還有花香，心愛的人的髮香開始讓我懷念。

為什麼這樣的夜，是如此的美好，卻又如此的淒涼？

蒼天如圓蓋，地上如棋局，你的眼睛如星，我的思慕可與海比深。

我突然有一個很瘋的念頭。你有聽過楊惠敏吧？雖然歷史我一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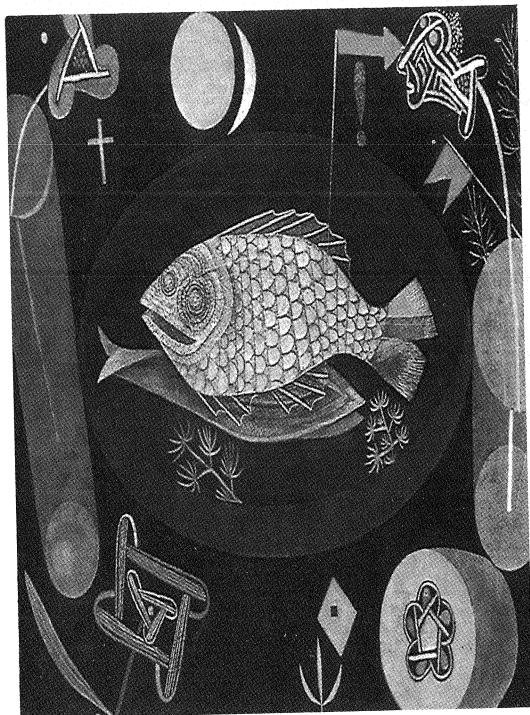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是很在行，但我依稀記得，她好像在一個所謂「月黑風高」的晚上，游過一段蠻長距離的海面，然後在四行倉庫插上青天白白滿地紅的國旗。我想我也可以效法她，或許就是現在，我要渡過這洶湧狂暴的太平洋，將腳在嘴裡的勿忘我輕放於妳的枕邊。也許當妳明晨醒來，我已不在，但妳會聞到滿室的花香，而那花的莖梗，還夾帶著綠島黃土和海水浸潤的味道，妳會知道我是最真摯的。

其實在很久以前，我就知道思念密度與身體密度的關係。當思念的密度被加深時，身體會變的越輕，當思念像海一樣寬廣深遠時，身體就可以毫不費力的在海上漂浮。我相信這不是騙人的。於是我將勿忘我啣在口中，下了平台，走過正在作夢的草地。海浪已經在我跟前放肆。我緊閉雙眼，濃濃的想妳，然後向深藍的大海邁出了腳步。一個大浪轟一聲打來，我並不懼怕，只管集中精神想妳。我看見妳站在離我很遠的地方向我微笑，姿態輕盈，一切都融入夢幻之中。我想起了詩經：蒹葭

蒼蒼，白露為霜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蒹葭淒淒，白露未晞，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躋，溯遊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，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……

穿過了層層海浪，全身上下早已濕了。睜開雙眼，離岸已經有點遠。因為大意還吃了幾口海水，嘴裡猶有一種粗劣的鹹味，一種屬於原始的，初樸的鹹味。我見到自己正踏海而行，隨著起伏的節奏推移前進，我真辦到了。想起從前讀過有關北海之神的傳說，今天在太平洋上實踐起來，



才覺得原來並不難。可是若與達摩一葦渡江相比的話，我這種全身濕透的狼狽樣可就遠遠不如達摩那種瀟灑恣意的姿態了。為什麼我會被水打濕，而達摩卻絲毫無礙？大概與個人內心限量的境界有關吧。妳有沒有看過維摩詰經？裡面提到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等人正在聽維摩詰居士說法，結果當聚會將行結束時，欲界天的天女為供奉大眾，而由空中灑下曼陀羅花。這些花碰到菩薩等「大乘行者」便紛紛抖落，沒有附在衣物之上；而當花碰到「小乘行者」的身上，卻怎麼揮彈都無法抖落這些花，反而緊緊的黏連在「小乘行者」的衣服上。因為「大乘行者」不但沒有我執，而且沒有法執，故能超脫無礙，任運自在。至於「小乘行者」雖以勘破我執，但法執仍在，故遇相成滯，無法透脫。法本超然，是人著法，法豈礙人？我想我為了見妳，早已不顧性命，所以能渡海而行，毫無障礙。但是思念妳的執著卻是沈甸甸的放不下，看不開；也因此無法避免浪水的拍襲。不過我寧願如此，讓花瓣與海水眷戀的在我身上黏附，就算是一種執著，一種業，我也心甘情願，畢竟這是個美麗的錯誤。

我繼續在墨藍的海面上移動，頭頂著數不清的繁星和明月，腳踩著深不可測，無窮廣遠的太平洋，蒼茫天地只我一人孑孓飄行，世界一片寂靜。不只，綠島的著名風景點，哈巴狗與美人魚，已經呈現在我眼前。若從綠島的山上俯瞰，這兩座矗立在海中的巨石，便可瞧見一位少女動人的臉龐仰躺在海上，旁邊還有一隻逗趣可愛的哈巴狗。今天早上導遊曾告訴我們有關「美





人魚與哈巴狗」的美麗傳說，我沒有專心聽，自己倒是幻想了另一個悲哀卻動人的故事。而這個故事就像村上春樹「遇見百分之百的女孩」一樣，由「從前從前」開始，到「妳不覺得很悲哀嗎？」結束。

★ ★ ★

從前從前在綠島的一個村莊裡，住著一位宛若天仙的女孩，她的紺目澄清，似海水般湛藍深遠，飄逸的髮上流動著連諸神都無法抗拒的迷人氣息。

當女孩二十歲時，村裡兩個男孩同時愛上她，但女孩只選擇了其中一個。對另一個不僅不理不睬，而且非常冷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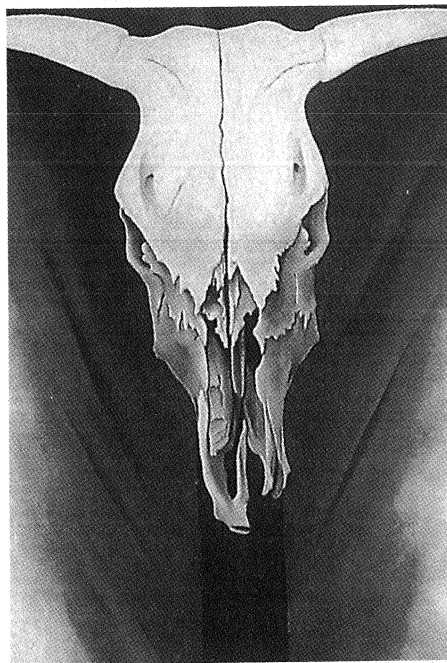
也許蒼天總愛捉弄有情人。女孩的心上人的一次捕魚中發生意外，從此連同靈魂與身體，接被葬在深藍的海底，永遠無法回來。

女孩自然非常傷心，整日凝望一片無涯的大海，不停啜泣。淚，流向大海，不再回來。

另一個男孩爲了接近、安慰女孩，變成了一條哈巴狗，想讓女孩重拾往日歡顏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女孩因爲有哈巴狗不眠不休的陪伴，終於恢復了昔日的笑容，而且她似乎堅信，哈巴狗便是從前情人的化身。這點讓變成小狗的男孩很難過，但有什麼辦法。爲了愛情，一切都可以犧牲。

然而兩年後的某個夜裡，施於男孩身上的魔法即將消失。他將變回原來的自己，變成原來那個女孩從來沒喜歡過的男孩。爲了不讓女孩的希望再一次的破滅，哈巴狗悄悄走進海裡，他想犧牲自己，結束



一切。

想不到女孩也追了過來，這讓男孩很是悲傷。女孩一直把他當成從前的愛人，甚至可以連命都不要。

他們倆離岸越來越遠，他想叫女孩趕緊離開，不要再追他這個騙子了。但不管他再怎麼用力喊叫，聲音總是「汪！汪！汪！」。很快的，大海淹沒了他們。

就在這時，哈巴狗突然聽見女孩喊叫他從前的名字，也就是還沒變成哈巴狗之前的名字。他確確實實，清清楚楚的聽到，難道……女孩早已發現他的真實身份？難道女孩早已忘記從前的愛人，難道……女孩愛的其實是他？

已經無法再猜下去了，哈巴狗淌下了不知是感動或是心痛的眼淚，血紅的。女孩也來不及解釋她最終愛情的歸處，留下了謎樣的淚水，暗紫的。然後血紅與暗紫的淚水融成一片鈣化膨脹的僵硬，包圍住女孩與哈巴狗。那膨脹與僵硬的係數不斷擴大，最後行程兩尊巨大的石頭，永遠的矗立在海面上。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結局。

妳不覺得很悲哀嗎？

★ ★ ★

我擺了擺衣袖，讓身子繼續在海面漂浮，卻想到一個令人困擾的現實問題，那就是——我該從何處登陸，才能找到遠在台北的妳？

最近的當然是台東港，但是從台東坐車到台北，卻事件困難重重的事。買不到火車票是一個原因，就算有了車票也不可能在早晨七點以前趕回綠島啊！

那麼從基隆港呢？又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有在海中漂行如此遠的能力。





難道因為這樣而要放棄？我想這都是小問題。主要的癥結是妳的心離我太遠，所以就算當時我們都在台北，我也見不著妳的面。假若妳的心離我近一些，也許距離會變的很短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也變成近在咫尺。

只可惜，妳的心在別人身上，而我只好回頭。

已經凌晨四點，我悠悠往回飄行，綠島的輪廓又漸漸浮現在我眼前，我開始低聲吟唱綠島小夜曲，覺得自己大概是個神經病。

我再度穿過整片綠色，越過平台。插上機車鑰匙，疾駛回旅社。朋友們兀自睡得香甜。

早晨七點半，坐著「長江六號」離開，隨著船緩緩駛離綠島，眼眶不由自主濕潤了起來。在嘈雜汽笛聲中，彷彿聽到綠島的告白：「我只是一座孤島，一座不顯眼的孤島。我沒有繁華的市區，光鮮的外表，誘人的糖衣。有的只是真誠的聲音。其實我有豐富的內在：明亮的繁星，細軟的沙灘，陡峭的斷崖，清新的海風，壯闊的海浪，筆直的公路，寧靜的山森，安詳

的村莊和樸實的人民。希望妳偶爾在外頭累了，可以來這裡歇息停泊。只要妳願意，我永遠做著雙臂等妳。」這不正是我要對妳說的話嗎？綠島都幫我說了。

妳的濃躁美麗，我的清空靈魂。  
再見了，綠島，我會再度造訪。  
而妳呢，何時才會來我的身邊？

